

NOVELS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刘跃利
◎ 著

命中注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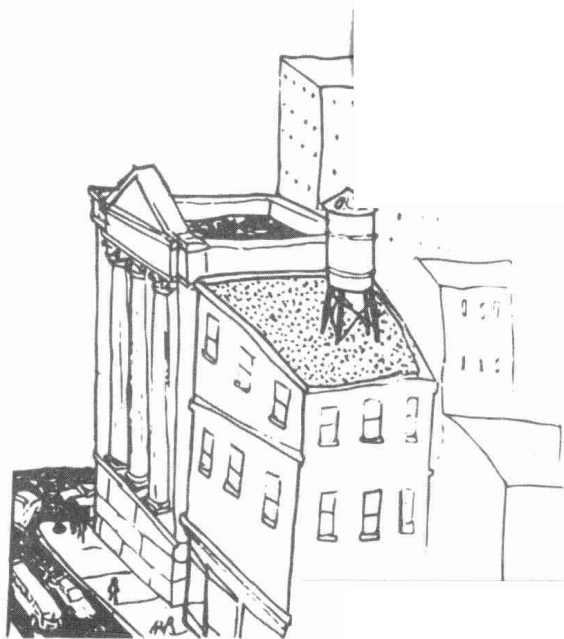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THE
NOVELS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命中注定

刘跃利
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中注定 / 刘跃利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 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454 - 4

I. ①命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4733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4 字数: 144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Kuadu Novel Series

没有人知道犹太母亲罗拉贝尔是干什么的，好像无所事事，生活得又很优雅，这一点，一直被大院里的人私下议论。

那天院子里来了一青年人，瘦瘦的，穿深色西装，戴眼镜，梳那会儿年轻人流行的三七头，发式梳理整洁。年轻人进院以后，眼睛看着门牌号，像是找谁家。从镜片里看，他是近视。那天他走到墙角，他问几个下棋人，罗拉贝尔的家住哪儿？院里人都不熟悉这个名字，下着棋也不爱搭理他。他就翻衣服兜儿，翻来翻去找到一张字条，又问，北楼2-3号是哪儿？我们这儿叫楼，实际上是一层半，下面有个半地下室，一半窗户露在地上。下棋的人中，有人用下巴指了下大致方向，然后又埋在车马炮里。那时我正在家门前的廊道，手抱住呈罗马柱形的栏杆玩儿，那个青年向我这儿走来，镜片里，眼睛眯成一条缝儿，两眉中间挤成个疙瘩。他沿楼梯走上来，既要照顾脚下又要寻找门牌。能看见白衬衣是洋布的，比土布的要白很多。我方才已经听见他要找谁家了，他一走近，我就指着罗拉贝尔家的门告诉他，那儿就是！青年冲我友好地点点头，站在邻居门前平息一下，轻轻地敲门。开门的人正是罗拉贝尔，青年把字条递给她，她都没仔细看，就笑着把青年让进屋。

我很想随着进去，看看他们干啥，说些什么。其实就是好奇。门关着，我和新邻居还不太熟，就没敢冒冒失失进去。这要是中村家那会儿，我会直接把青年领进屋，听他们谈话甚至插话，直到中村撵我出去，这都不算啥，因为两家再熟悉不过了。方才，当青年敲门的那一刻，下棋人都伸直了脖子向这儿看，围观人也都转过脸来。那时罗拉贝尔正好打开门，与青年简短交谈，之后，她就微笑着一侧身，把人放了进去。那一刻谁都看出来她刚刚洗过头，手上还拿着搓发的长毛巾，洋女人细致的肤色，浴后泛着光泽，棕色长发上，不见了那枚精美的发卡，湿漉漉地披散在肩上，一环一环的卷儿也不像平时那样飘逸了，有些松懈。直到门关上，下棋人的棋盘上，才响起一声落子，吃马！青年在罗拉贝尔家并没停留太久，门就开了，青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话，文质彬彬的，一身学生气，不像院儿里人那么肋肋腻腻，吵吵巴火的。

青年说，我回去再考虑考虑，考虑考虑。

罗拉贝尔礼貌地送他到门口，说，可以先试一试，一切都好说。

听起来，这也许是一桩生意。院里人也停下来，围观人也都和刚才一样，高高地仰起脖子，棋盘上只有一团乱蓬蓬的头发，那是老王头，他在极为专注地举棋不定，样子十分可爱。人们的目光里多少有些疑惑，有人自以为是，好像已经猜出了交易的内容，互相挤眉弄眼。我还看见，有人把脸贴在自家窗子上偷看。这是小市民的特点，首先是心里脏了，才偷偷摸摸做事。罗拉贝尔并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在关门进屋的那会儿，门慢慢儿合上那

一瞬，向院里看上一眼，那眼神儿温暖地落在青年的背影上。那一眼在我心中至今还望着。

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也许我都忘记了还有这么回事儿。街坊们可能想多了，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正常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几天以后，也许是一周以后的某一天，青年人又来到院子，还是那身装束，一点儿也没变样。最让我心慕的白衬衫，还是那个样，领子白可胜雪，透透亮亮的。那天，院子里出奇的静，好像一个人也没有。我记得我当时闲着没事儿，趴在扶栏上往下吐唾沫玩儿，青年并没看见我，径直往前走。其实，有时候人与人就像命中早就注定好的，他的出现必然要与我联系到一块，或者也可以这么说，他日后的命运必定要与我联系到一块。这是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发生的事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死与我有关。他在罗拉贝尔家门口刚一停下，我告诉他，那个妈妈没在家，她刚走不大一会儿。

我这么说话的时候，他刚要举手敲门，听我这么一说他停住手，问，她上哪去了？

我摇摇头。

他又问，她们家有人吗？

我点点头。

他犹豫着，想敲又不想敲。这时我飞快地跑到她家门口，推开门把那个青年领进屋去。其实我本身也想进去看看，借着个理由，名正言顺地进到屋里。嘉尔曼、莎曼还有丽塔都在家。我告诉她们，你们家来人了。我看见嘉尔曼用迷人的微笑款待客人。莎曼好奇地看着那个青年。

嘉尔曼声音轻柔地问，是找我爸爸还是找我妈妈？

青年说，我找罗拉贝尔女士。

嘉尔曼说，噢，先生好像来过，是吗？

青年说，是，我来过，你记性真好。

这时莎曼告诉青年，嘉尔曼看不见，只会听。

青年透过镜片仔细看看嘉尔曼的眼睛，噢，你的耳音真好，声音也好听，学过唱歌吧？

嘉尔曼笑笑，谢谢，那请坐吧。

青年坐下。大家一时没有话题可说。莎曼在有生人的时候会表现自己，她问我，你说以利亚先知的胡子有多长？我根本就不知以利亚是谁，就用手比一个长度，然后停在那里，看她的反应。她说，再长一些。我又往外扩一下。她说，再长，再长，再长。她每说一遍“再长”，我都会照着她说的做，直到我胳膊不够长了。我说，我都上不来气儿了。莎曼就笑，我也笑，那个青年也笑了。他收住笑，问嘉尔曼，罗拉贝尔一会儿能回来吗？

嘉尔曼告诉他，那就不太好说了。

青年说，转告你妈妈，就说有个叫李广斌的来过，明天兴许还会来。

我从那时才知道他的名字，记住了这个叫李广斌的人。第二天他到底来没来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在院里。但是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我们在院里玩儿老鹰抓小鸡的游戏，那时，罗拉贝尔的琴声正断断续续传来。那次有莎曼，有娃夏，还有汪小子等几个孩子。女孩子们玩儿起来总是一惊一乍的，正疯得脸上淌汗，那个叫李广斌的青年从罗拉贝尔家匆匆出来，在经过我身边时，

还摸摸我头，他的手很凉，我汗叭叭的头弄湿了他的手，他一边走着一边举着手，让风吹干。

罗拉贝尔的丈夫卡托是个不爱张扬不善交流的人，工作谨慎认真，一丝不苟，有板有眼的，而且因为记忆的关系，他对文件过目不忘，可以说，以一当十或当百。卡托每天步行上班，单位在松花江边不远的犹太商会，那条街叫罗曼诺索夫大街，确切说是丹麦粮食进出口公司楼上。公司经理也是犹太人，他白借给商会几间房子，主要给商会中下层当办公室，商会主席团另有办公地点，在商职俱乐部楼上。卡托戴一副金丝边儿眼镜，每天上班下班都拎一个对开的棕色皮包，瘪瘪的，不像奥嘉的男人，那个导演兜子总是鼓得要胀开似的。他上班很早下班很晚。常穿一件浅色风衣，不常系扣子，还总爱戴一顶窄檐的圆筒帽，其实他的帽子里还有一个小帽，那是犹太人的小帽，希伯来语叫基帕，是遮盖的意思，上帝在天上，头不可对着天，那是对上帝的不诚不敬，他平时总也不摘，小帽是黑色的，这可以看出他有多虔诚。卡托不善言笑，看上去很傲，不爱搭理人，仿佛心事重重的。每天走进院子都低着头，眉上聚几道褶子，像在寻思什么，样子很疲倦，给人感觉这人心思太重。不过，上班的模样比下班好一些，那双深不见底的黄眼睛，在镜片深处望得很远，看上去他是在想远方的事，或者进入了一个想象的空间，就那样仰着头走出院子。院里人说他是个木讷的人。

卡托是商会的秘书，更是一个神奇的人。他有超人的记忆力，会六种语言，对数字的机械记忆要超过常人几十倍甚至上百

倍。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，举个例子就好了，比如说，日本人后来秘密逮捕了他，并对他进行测试，有人在三小时内不停地念阿拉伯数字，五个一组五个一组地念，念完，让卡托凭记忆重复这些数字，结果一字不差。这让日本人惊讶得不得了，真是了不得啊！其实，日本人还不知道呢，卡托能用希伯来语背诵《佐哈》，那么老厚的书，他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而这本书，是研究《旧约》必备的著作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们通常叫《旧约》，这实际是基督教叫法，犹太人可不这么叫，他们叫《希伯来圣经》，叫《托拉》或《摩西五经》。满洲的日本特务机关，想利用卡托，用他的特异功能为他们效力。卡托到底答应没答应，当时是个谜，哈尔滨的犹太社会说法也不同，多数人觉得他们是他们中的叛徒。

院里人谁也没想到卡托会被捕。出事那天他没穿风衣，也没戴帽子，被两个人架着胳膊，不细看还以为他们只是挨得很近，身后还跟着三个人，其中一人提着卡托平时的兜子。三人中中间那个人，就是房子原来的主人中村广志。卡托出事，那应该是一九三一年深秋以后，那天吃过晚饭他就被人带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院子里。

那天中村领着几个人到罗拉贝尔家的情景是这样的。当时，罗拉贝尔和每天一样，领着嘉尔曼和莎曼姐妹唱歌。那盏风灯就放在琴上。卡托也和每天一样，回到家里吃完晚饭，在七杆支蜡台下工作。我曾提到过七杆支蜡台，但没说它为什么是七杆支而不是别的，在犹太教看来，七杆是象征神的七灵。在这里，圣灵是第一位的，圣灵是一，但有七倍的显现，所以一个礼拜是七

天。卡托每次只点一支，也许这个正统犹太教人真的相信，会有七倍的显现。但这一次，厄运却出现在有七杆支蜡台的家里。卡托在桌旁打算盘。那个算盘和一般的算盘不一样，是全铜的，像金子似的，打起来声音很响。卡托打算盘的方式也和别人不同，特点和俄国人用算盘差不多，他不用拇指和食指，而是平着手指在算盘上，用指肚调控算珠，铜珠子噼啪噼啪，响得很脆。可单看他打算盘的样子，就有些滑稽了。他每天都要统计一些账目、数字，他的特长是，脑子里可以装下任何数字，但不擅长计算，可只要计算好了，他脑子里就会永远记住。所以，他打算盘时，桌上没有任何文件，只有他和算盘。他一边打，嘴上一边叨叨咕咕的，也许是希伯来式的“小九九”。按希伯来字母数字学 Gematria 来讲，每个字母都有一定的数值。当中村领几个人开门进来时，卡托一个六去五进一刚刚归位，见陌生人进来，他停下工作，很惊讶地望着来人。这时，整个屋子也都静下来，屋里到处都闪着罗拉贝尔一家惊恐不安的眼睛。

中村看着卡托，微笑着问，是卡托先生吗？

卡托用询问的眼神儿看着他们，你们？

中村马上回答，哦，大家还不认识，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财政署的，我也是这家的房东，我家原先就住在这里，我出租这间房子是一个朋友给办的，我们还不认识。

中村伸出手，卡托也伸出手，两人握了握手。

卡托还是觉得莫名其妙，你们找我有事吗？

中村并不回答，很悠闲地打量着屋子。他大概想到他当年住在这儿的情景了，内心泛着一丝丝感慨。他走到钢琴旁，伸出右

手突然按下去，嗡的一声，接着，他弹起了单音，一听就是日本曲子，类似“樱花啊、樱花啊”的，因为要在键盘上找音，有时半天才能蹦出一个音，听起来有点滑稽。他这个举动让所有的人都很意外。在这以前，我从没听过他弹琴，他家也没有钢琴，没有任何一件乐器。中村弹完最后一个音，把手高高扬起，又缓缓放下，手抚摸着琴板，对卡托说，这台琴真不错！他又低下头，仔细看看，哦！是 Steinway 呀！怪不得呢！

这时罗拉贝尔插话了，这是一台老琴。你们不是为考察钢琴来的吧？

中村说，的确，我们是受人之托，明天东省特别长官要来哈尔滨，有关方面要汇报，有一些情况还不清楚，要向卡托先生了解一下商务数据，我们要到你办公地去一下。

卡托问，很快吗？

中村说，不会太长时间吧。

卡托吹灭了蜡烛，与妻子和孩子们分别道别，当他亲吻妻子的那一刻，他用了犹太人的道别方式，轻声说：细玛（Shma）、细玛，卡托实际是在告诉家人，对这件事要引起重视，如果是一般分别，说再见就行了。罗拉贝尔却安慰他，在告别时说，我们会回到应许之地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放心你会安全回来的，或我们都会活着回到巴勒斯坦区，因为应许之地是耶路撒冷，耶路，在希伯来语中是“和平”的意思，撒冷则是“城市”，在这里，也暗指这件事不会有事的，是双层的含义。在门口，卡托没有忘记亲吻一下玛祖扎（mazusa），那个悬在门框上的小匣子。犹太人相信它能免灾。就这样，卡托先生跟他们走了。

出门的时候，中村没忘和我打招呼，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，哪天让你爸领着，到我家去看看黑盖儿，好吗？我笑着，往别处。卡托似乎还对我笑了笑。他此时还不知道，他的命运里将会发生什么。事实上，中村弹完那首曲子，罗拉贝尔一家就已经放松了心情，她们不再怀疑这伙人，在她们看来，爱音乐的人就一定会爱别人。当卡托他们走出房门以后，我并没有走，站在靠窗的位置，无意间望了一眼窗外，我发现，有两个人，一边儿一个，几乎架着卡托的胳膊，他们就那样走出院子。一种不祥的预兆遮住了我心头。但是我没把这事告诉她们，我害怕把不幸告诉别人，这是我人性的一大弱点，妈和罗拉贝尔吵架后，更加重了这一点。有时就因为这个误了大事，这次也是如此。卡托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院子。

那天晚上，罗拉贝尔有钢琴伴奏，她每周有三天必须要去的，有合同在，这也是她唯一稳定的收入。罗拉贝尔匆匆忙忙，对着镜子打点自己。她摘下发卡，咬在嘴上，发卡在风灯下闪烁。头发左右梳几下，然后束在一起，很麻利地绾起来，发卡把绾起的发髻拢住，刘海儿和两边飞飞扬扬的卷发，还随意地飘散着。左右看看，满意了。最后涂口红，口红是一个小小的圆铁盒，像现在的清凉油似的，抠开小盖儿，用食指抹一点儿，涂在有形有角儿的唇上。罗拉贝尔边打扮，边给孩子们布置，让嘉尔曼把丽塔哄睡，让莎曼把丽塔的衣服洗了，然后让姐妹俩复习德语功课。罗拉贝尔收拾完，拿起一叠乐谱在手中，回头对孩子们说，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
她在出门时，看见了我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祥子，你怎么认

识刚才那个人的？

我说，他叫中村，你们家没来的时候，他家就住在这屋里。

她又问，中村是干什么工作的？

我说，不知道，他乐意养狗。

罗拉贝尔笑了，拍了拍我的肩，说再见祥子，就出门走了。

那天晚上的事似乎就结束了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吃过晚饭以后，院子里各家各户的灯渐渐熄灭了。莎曼和丽塔倒在床上睡着了。等不回爸爸和妈妈的嘉尔曼，心里很着急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窝在她心里，像寒冷的雾一样，挥之不散。坐卧不安的嘉尔曼，穿上一件外衣，走向房门。她摸索着找到门拉手，打开房门，冷风迎面扑来。嘉尔曼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好一阵，才慢慢走向廊道，又站了好一阵，用耳朵听远处的声音，听有没有爸爸的脚步声和妈妈的高跟儿鞋声。没有。嘉尔曼摸着楼梯扶手，一步一步走下台阶，站在离地面最近的台阶就不动了。那正是老王头家楼下，如果从他家窗子看，此时刚好看见嘉尔曼脚脖子。我家窗子很弱的光亮，照着嘉尔曼细长的身体，她的身影和地上的暗影叠在一起。她一动不动，静静地听。我妈去煤棚子拿木样子，预备着明早做饭用。妈发现了嘉尔曼站在那里。妈很纳闷儿，说，这孩子咋在这儿呀？站这儿干啥呀？咋不回家呢？挨骂了？

嘉尔曼说，我在等我爸爸和妈妈，他们都出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妈就自己叨咕，这些外国人哪，也不知道管孩子，两口子晚上出去闲逛，把孩子留家了。

我告诉我妈，嘉尔曼她爸让中村他们带走了。

妈提高了声调，你小孩子家家的可别瞎说，我看见中村了。

我也提高了声音，像傻子似的喊，谁瞎说了，卡托被架着胳膊一边一个，就这样式儿的。

妈和爸对看了一下。

爸说，那这么说是真出事了。那孩子她妈哪？

我告诉爸，她妈弹钢琴去了。

罗拉贝尔家搬来那天，我妈和她吵过架，起因是搬家人弄断了我家的晾衣绳，而罗拉贝尔并不知道是搬家人弄的，就吵了起来，实际是误会，到现在我妈还耿耿于怀，这叫啥老娘们儿呢，老爷们儿都抓起来了，还有心弹那玩意儿？这要搁我还不得狼娃地跑出去撵人啊？

我说，妈，他们家人都不知道，中村说去卡托班儿上。

我妈怨我，那你看了咋不告诉她们呢？

我不吱声了。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妈开始数落我，这孩子！熊蛋一个，干啥也不出头。妈把头对着窗外，边看边念叨，谁知道了，把一帮孩子扔家了，啧啧！那瞎孩子还在外边儿站着呢！你说说，这么冷的天儿，她就穿那么个衣服，一动不动站着，这当妈的，你说说！

我爸抽着烟笑了，你这人啊，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前两天还跟那外国娘们儿计较呢，现在又惦心上人家了，惦心就送件衣服啊，光念叨有啥用？

妈自己也笑了，掀开炕琴的盖子，从里面扯出一件棉猴，抖了抖，不好意思地说，你寻思我不给送去呀！

妈趿拉上鞋，真出去了。脚踩着廊道的楼板，扑蹬扑蹬响。我趴在窗上，两手遮住侧面的光看窗外。我看见，妈把棉猴裹在嘉尔曼身上。棉猴是东北的一种棉大衣，没有领子，衣服和帽子连在一起。当我妈为嘉尔曼披上棉衣的那一瞬间，罗拉贝尔刚好走进院子看见那一幕，我妈也同时发现了走进来的罗拉贝尔，见罗拉贝尔闪着吃惊的眼神，我妈的手停在嘉尔曼的肩上，愣住了，有点尴尬。嘉尔曼说了一声谢谢，我妈居然没听见。罗拉贝尔还是那个盈满笑容的脸，她说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祥子妈妈。

我妈有点不好意思，一边为嘉尔曼整理衣服一边说，我可不是看你，我是看孩子，当大人的把一帮孩子扔家了，自个出去风光，有这么当父母的吗？这孩子急的，一直在这外边儿等你们！

罗拉贝尔很歉意，说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

我妈见好就收，行了，快领孩子进屋吧，冻得孩子直打哆嗦你说说。

妈转身进屋了。这时，罗拉贝尔一把抱住了嘉尔曼，母女抱在一起。嘉尔曼告诉罗拉贝尔，爸爸现在还没回家。罗拉贝尔一下子收住了笑容，她自语着，还没回来？

嘉尔曼声音有些发颤，带着哭腔的鼻音说，妈，爸爸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

罗拉贝尔没说话，搂着嘉尔曼肩头的手臂收得更紧了，她的表情也凝重起来。那天晚上，我家要睡觉的时候，几乎在我妈吹灭油灯的同时，敲门声忽然响起。我猜一定是罗拉贝尔，她总是轻重有度地用手背叩门，不像中村他妈金娜，用手掌啪啪拍门，不管事情急不急，总是像放机关枪似的紧锣密鼓，还笑着向屋里

喊，两口子办事哪？还不开门哪？有一次爸妈真在一起，如她所说的那样，我妈赶紧开门骂，你这死鬼，你咋知道我们干啥呢？金娜仰起脸，对着天抽一口气地大笑，没有想到你真的招供了！金娜总是那么大大咧咧的，好像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。罗拉贝尔可不同，不管有什么事都平静地敲门，敲三下就停下来等候。当时我妈吹完灯，还没躺下，敲门声就响起了，妈念叨着，谁三更半夜的还串门子，准是你汪婶。我妈摸枕下，那里压着洋火，哧的一下火柴亮了，重新点亮油灯。妈就端着那团吱吱啦啦响着的火苗，开门去了。听见罗拉贝尔的声音，妈就开门了。我听到罗拉贝尔对我妈说了几方面内容，首先是抱歉这么晚来打扰，然后是送还棉猴，并感谢我妈对孩子的关照，最后，问起中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，她先生卡托让他们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她非常着急，在这个院子里没有别的认识人，只有你们一家是亲人。我觉得罗拉贝尔真是个聪明人，她最后这几句话，确实打动了我妈。我妈是一个最怕被打动的人，从妈说话的口气就能听出来，唉，都是邻居住着，有个大事小情的，能不帮一把吗？

那个时候，我猜妈也感到问题严重。在妈看来，中村现在是管点事儿的，不是个警察，也是个绑票的。妈虽然内心感到不妙，可嘴上却在安慰她，你家先生的事儿你就放心，只要是中村管，我去就好使，我找他要人他敢不给？我和他妈处得就像亲姐妹儿似的，啥说没有，祥子他爸和他就不用说了，他那狗一有病就来找我们那口子，这么说吧，中村这小子，我要找他，他不帮忙，我敢打他屁股！

罗拉贝尔听我妈这么一说，内心宽慰多了，连说谢谢。